

六月寒暑

文谷

那是一個冷漠的六月，每位將赴戰場的戰士，在揮汗如雨的夏季裡與聯考的壓力搏鬥，希望攫取到那最後一絲生機。不知道誰曾告訴自己，要打贏這場仗，就得破釜沈舟六親不認。通車三年的自己，背起書包，犧牲了早點，去追趕三年來不曾錯過的那一班車……

一天之中，大概只有旭日東昇時這裡的街道才會如此的暢行無阻，騎著單車，橫行在桃園最擁擠的街道，無論是逆向或是蛇行，也能夠擁有那一份不曾熟悉的安全感，把車停好，拿著月票，擠上了火車，三年來，不曾錯過的六點二十一分。

今天的火車竟然莫名的擁擠，以往有座位的車廂，今天竟然連走動都有點困難，背著厚重的書包，朝車廂內扭曲著身體前行，站在座位的前方。看了看身旁，是一群從完全陌生到偶而打招呼的通車同學，大概有一半以上的學生都跟我一樣，只買得起最廉價的普通車月票，只能在一大早起來，背負著年輕時代的夢想，開始另外一段夢想。直排的座位，大概擠得下四個人，我面前的座位，坐著一對學生情侶，一位孕婦，一位看著財經新聞的上班族。一切仍舊平常，就像這一千多個日子的流逝。

右手拉著拉環，把頭靠在自己的右手臂上，左手拿著補習班送的單字手冊，我該感謝這種薄薄一本的冊子，它讓我能夠善用時間，同樣的，眼鏡行的老闆也很感謝它……

『你昨天睡覺前有沒有想我啊？』嘈雜的車廂裡，突然有一聲纖細的語絲穿進了我的耳膜，我眼球往左下角移動了一下，穿著明星學校制服的女孩把頭靠在那明星學校的男友肩膀上輕輕的問，男生手中拿著數學習題在演算著，我仔細一看，男生的制服學號旁是三條槓，女孩的則只有一條槓。原來那個男生也是我今年考場上所謂的『敵人』，翻開單字手冊，我告訴自己非禮勿聽。原本站在孕婦膝蓋前的小朋友爬到了女孩的身旁，雙手抓著窗稜看著窗外移動的風景，腳步隨著火車的晃動左踩右踩，女孩皺起了眉頭，拉了拉她的裙擺，在他男友的肩上依偎得更緊，上班族拿著報紙，視線停在一排我看不懂的數字還有曲線圖上。『你昨天睡覺前有沒有想我啊？』『有啦有啦！』男生揮動著原子筆快速地答覆……

通車通了三年，已經練就一身不用睜開眼就知道火車到達哪一站的功夫，這一站，山佳，是桃園台北間的一個小站，火車停在這裡總會習慣性的往右傾斜，當我還是小高一的年紀時，每每經過這裡就會提心吊膽深怕火車一個不小心翻倒，所以當火車習慣性往右傾斜時我就會移動小小的步伐到左邊的位子上，我以為這樣一來火車就會恢復平衡，只是經過了三年的歷練，早已習以為常，現在甚至不用拉著拉環直接站在車上也可以穩如泰山，看著身旁一些學弟們身軀因為火車晃動而產生的肢體動作，不禁覺得好笑，想想，兩年前不知道是否也有一個高三學長在車上看到我不穩的步伐而一旁竊笑？山佳，這一個小站通常不會有很多人上下車。但是今天，格外的特別，上來了一對年約七十的老夫老妻……女孩依舊依偎在男孩身邊，男孩依舊振筆疾書，小朋友還是搖搖晃晃地站在椅子上看著窗外的景色，孕婦從竹簍子中拿出一本家庭月刊翻閱，上班族也拿起筆，對著曲線圖還有那一排數字劃起線來……

火車緩緩開動，看著這一對夫婦朝我面前擠來，我急忙收起的單字本想讓出一個可以容納兩個人的站位，身體往後一退，造成的擁擠讓背後的通車族轉過頭來瞄了我一眼。站在孕婦前的夫妻，老翁伸手拉著拉環，讓老婦可以抓著他的手而不至於傾倒。『你愛不愛我啊？』女孩似乎遺忘了讓座的道德，在悶燥的車廂裡，建構起他們倆獨立的世界。男生抬頭看到了這對夫婦，收拾了筆，收拾了習題，似乎要有所行動了，沒料到他看著女孩的眼神，淺淺回了一句『愛啊！』閉上眼睛靠在椅背上休息去了。上班族依舊如火如荼地看著那些數字還有曲線圖，筆在報紙上來回刻劃。小朋友不改頑皮本性，看煩風景開始睜大眼睛瞪著車廂裡每一個人。孕婦看了右邊的學生情侶，看了左邊的上班族，她輕吐一口氣，把書收進竹蓆子裡，從右手腕上拿下一條橡皮筋，食指和無名指撐開橡皮筋，雙手從額頭上把那一頭稍嫌凌亂的頭髮繞過耳際往後腦拉去，等她雙手從後腦放下來時，已經綁好馬尾，把小朋友抱下座位，孕婦站了起來……『這位子給你們坐。』

剛開始客氣推辭的老翁抵不過孕婦的好意，坐了下來。小朋友拉著我十吋的水洗絲褲子隨著火車晃動，我急忙拉緊了皮帶，深怕一個不小心褲子被他扯下來，清澈的眼珠，在眼白裡兜圈子。一時興起，我充滿血絲又混沌的眼球隔著兩片玻璃跟他大眼瞪起了小眼。老翁笑著示意要老婦坐在自己的腿上，老婦伸手輕敲了老翁的頭。一陣火車搖晃過後，老妻終於還是坐在老夫腿上，通車三年，自認看過無數奇特的景象，不料在我通車生涯的最後三十天裡，才看到我生平最難忘的畫面，鸚鵡情深，是腦中閃爍過的一句話。女孩看到這個畫面，搖醒了他男朋友，開始竊竊私語，男生把女生拉了過去，表情顯出擁擠的不耐，上班族也側了側身，繼續看報紙……

又過了一站，已經快到萬華了，小朋友忍受不了久站，開始吵著要位子坐，老夫老妻問了孕婦要把位子讓回給她，但被孕婦拒絕，小朋友終於開始哭鬧，學生情侶看到這樣的情景，有默契地用無力的眼神看了看對方，依然不動如山地坐著，上班族看了看哭喊的小朋友，帶起了了耳機，擁擠的程度，是讓對面想讓坐的人也無法動彈的情況，我只能縮著身子，腳跟離地，看著錶，期待趕快逃離這快令人窒息的烤爐……

『啪！』一聲清脆的擱掌聲在我的汗水滴下眉毛前刺破了整個車廂每個人的耳膜，大腦的反應中樞使每個人不約而同地往這個方向看來，明星高中的女孩終於把脖子挺直，離開男友的肩膀，明星高中應考生緊閉的雙唇張開了，上班族朝鼻樑推了推他的鏡架，手指把隨身聽的電源關起，我張大雙眼，親眼看著孕婦用力的把手打在小朋友紅潤的左臉頰上，挺著大肚子，孕婦開口罵小朋友：『叫你不要吵還吵？沒教過你要讓位子給老公公老婆婆嗎？』整個車廂，由高分貝的交談聲冷凝，只剩車輪與車軌的摩擦聲依然隆隆作響，加上小朋友滿臉淚水的哭聲，還有老夫對孕婦的道歉聲以及老婦安慰小朋友的聲音。

大家原本注視的地方改變了，朝向老夫妻身旁的情侶以及那位上班族，情侶依舊有默契，甚至連上班族也有了默契……三個人，挺直的身子，突然拱起來。眼神，往地上注視……我相信，孕婦這一掌，是厚厚實實的打在小朋友的臉上，那一道劃破吵鬧的聲響，也刺過了每個人的心。

情侶，上班族的頭，似乎低得更低了……

這是一個盛夏六月，也是我高中最後一個血汗六月裡最凜冽的回憶……

董挽華老師：六月本來可以「飛霜」。「六月『雪』」。六月盛暑的血汗日子裡，遂凜冽地降雪飛霜。

董毓蕨老師：題目、作意都好，結尾呼應亦佳。結構處理，可以更簡潔些。

黃漢昌老師：以車上讓座事件為題材，觀察細膩寫諷刺之微意，頗可取。為宜稍加剪裁，如第一、二段全刪，於文旨似無大礙，文末一句，刪掉更有餘味。

